

邵子觀物篇漁樵問對



宋刻邵子觀物內篇上

據上海圖書館藏宋咸淳福
建漕治吳堅刻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二十一·四釐米寬
十五·五釐米



邵子觀物內篇上

皇極經世之五十一
觀物篇之五十一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爲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歟天生于動者也地生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柔一剛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靜之大者謂之太柔靜之小者謂之少柔動之大者謂之太剛動之小者謂之少剛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暑寒晝夜交而天

之變盡之矣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
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暑變物之性
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
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
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
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走感暑而變者性
之走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走也感晝而變者
形之走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走也飛感暑而
變者性之飛也感寒而變者情之飛也感晝
而變者形之飛也感夜而變者體之飛也草
感暑而變者性之草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草
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草也感夜而變者體之
草也木感暑而變者性之木也感寒而變者
情之木也感晝而變者形之木也感夜而變
者體之木也性應雨而化者走之性也應風
而化者飛之性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性也應
雷而化者木之性也情應雨而化者走之情
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情也應露而化者草之
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情也形應雨而化者
走之形也應風而化者飛之形也應露而化

者草之形也應雷而化者木之形也體應雨
而化者走之體也應風而化者飛之體也應
露而化者草之體也應雷而化者木之體也
性之走善色情之走善聲形之走善氣體之
走善味性之飛善色情之飛善聲形之飛善
氣體之飛善味性之草善色情之草善聲形
之草善氣體之草善味性之木善色情之木
善聲形之木善氣體之木善味走之性善耳
飛之性善目草之性善口木之性善鼻走之
情善耳飛之情善目草之情善口木之情善
鼻走之形善耳飛之形善目草之形善口木
之形善鼻走之體善耳飛之體善目草之體
善口木之體善鼻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
變兩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
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
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于萬
物不亦宜乎

皇極經世之十一
觀物篇之五十二

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
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

萬物之味色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人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卅觀萬卅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卅卅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

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也非惟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皇極經世之十一
觀物篇之五十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萬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道之道盡之于天矣天之道盡之于地矣天地之道盡之于萬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于人矣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于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

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爲一道聖人與昊天爲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爲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爲一道也明矣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有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

禮樂污隆于其間矣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四府者乎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有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皇極經世之十一
觀物篇之五十四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

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
乎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
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
謂也書之易者生長之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
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
之謂也詩之詩者收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
藏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
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
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生生者修夫意者也生
長者修夫言者也生收者修夫象者也生藏者
修夫數者也長生者修夫仁者也長長者修夫
禮者也長收者修夫義者也長藏者修夫智者
也收生者修夫性者也收長者修夫情者也收
收者修夫形者也收藏者修夫體者也藏生者
修夫聖者也藏長者修夫賢者也藏收者修夫
才者也藏藏者修夫術者也修夫意者三皇之
謂也修夫言者五帝之謂也修夫象者三王之
謂也修夫數者五伯之謂也修夫仁者有虞之
謂也修夫禮者夏禹之謂也修夫義者商湯之

謂也修夫智者周發之謂也修夫性者文王之
謂也修夫情者武王之謂也修夫形者周公之
謂也修夫體者召公之謂也修夫聖者秦穆之
謂也修夫賢者晉文之謂也修夫才者齊桓之
謂也修夫術者楚莊之謂也皇帝王伯者易之
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
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
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
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用也者心也
體也者跡也心跡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
也

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
而異勸五伯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
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
然者無爲無有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固
爲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
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爲固有者其唯三皇
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
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
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其

斯之謂歟

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伯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已無已有則舉一毛以取與于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况天下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己之天下者其唯五帝乎是故知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歟

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伯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

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歟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伯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與以利不以義然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強弱者猶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名不以功居利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伯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伯伯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伯不爲無功于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於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由五伯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啣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其斯之謂歟夫意也者盡物之性也言也者盡物之情也象

也者盡物之形也數也者盡物之體也仁也者
盡人之聖也禮也者盡人之賢也義也者盡人
之才也智也者盡人之術也盡物之性者謂之
道盡物之情者謂之德盡物之形者謂之功盡
物之體者謂之力盡人之聖者謂之化盡人之
賢者謂之教盡人之才者謂之勸盡人之術者
謂之率道德功力者 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
者存乎用者也體用之間有變存焉者聖人之
業也夫變也者昊天生萬物之謂也權也者聖
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之權
變乎

皇極經世之十一
觀物篇之五十五

善化天下者止于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
盡德而已善勸天下者止于盡功而已善率天
下者止于盡力而已以道德功力為化者乃謂
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為教者乃謂之帝矣以道
德功力為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為率
者乃謂之伯矣以化教勸率為道者乃謂之易
矣以化教勸率為德者乃謂之書矣以教化勸
率為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為力者乃

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終始隨乎天地者也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若然則皇帝王伯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跡判體與用分心與跡判聖人之事業于是乎備矣所以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

一卅之事業者非五伯之道而何十卅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卅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卅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卅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卅之謂也仲尼者不卅之謂也仲尼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卅可知也如是則何止于百卅而已哉億千萬卅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至妙至妙者歟是故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跡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歟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
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相文而下自羲軒而下
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
三王也自相文而下孫五伯也祖三皇尚賢也
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
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伯亦尚親也三王尚親
以功五伯尚親以力嗚呼時之既往億萬千年
時之未來亦億萬千年仲尼中間生而爲人何
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耶此所以重贊堯舜至
禹曰禹吾無間然矣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
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仲尼上贊
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乎人謂仲尼
惜乎無土吾獨以爲不然匹夫以百畝爲土大
夫以百里爲土諸侯以四境爲土天子以九州
爲土仲尼以萬世爲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
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不爲之過矣

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
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
在天也不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
者矣是繫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

修而得之不修則不得是非繫乎天也繫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貴者求其可得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其己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不得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己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耶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是天歟是人歟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積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謂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餘事于其間哉然而有幸有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已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湯以功有天下殷紂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平王東遷無功以復王業赧王西走無虐以墜王室威令不逮一小國諸侯仰存于五伯而已此又奚足道哉但時無真王者出焉雖有虛名與杞宋其誰曰少異是時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

仲尼修經周平王之時書終于晉文侯詩列爲
王國風春秋始于魯隱公易盡于未濟卦予非
知仲尼者學爲仲尼者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而出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
武出而出自厲幽文武之基息矣由是犬戎得
以侮中國周之諸侯非一獨晉能攘去戎狄徙
王東都洛邑用存王國爲天下伯者之唱鉅鬯
圭瓚之錫其能免乎

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
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于名
實俱亡者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無有
復行禮者乎晉文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
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
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信不誣
矣

齊景公嘗一日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也諸侯
僭天子陪臣執國命祿去公室政出私門景公
自不能上奉周天子欲其臣下奉己不亦難乎

厥後齊祚卒爲田氏所移夫齊之有田氏者亦猶晉之有三卿也晉之有三卿者亦猶周之有五伯也韓趙魏之于晉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卑其主又奪其國田氏之于齊也既得其祿又專其政既弑其君又移其祚其如天下之事豈無漸乎履霜之戒寧無思乎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矣周之衰也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爲之子其僭王也不亦陋乎

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狄爲事遂復爲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爲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爲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爲漢所代恃強凌弱與豺虎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義理之師也宋之爲國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會不量力區區與諸侯並驅中原耻居其後其于伯也不亦難乎

周之同姓諸侯而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燕處北陸之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較

利刃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
雖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後天下事未
可知也

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
而有祚長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異故也自三
代以降漢唐爲盛秦界于周漢之間矣秦始皇盛
于穆公中于孝公終于始皇起于西夷遷于岐
山徙于咸陽兵瀆宇內血流天下并吞四海更
革今古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
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乎所
以仲尼序書終于秦誓一事其旨不亦遠乎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
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
利楚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
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
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
是知善也者無敵于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
者亦無敵于天下而天下亦共惡之天之道人
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

邵子觀物內篇上





